

看娘子

◎晓沈

现在青年人都是自由恋爱了,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年轻人还大多是由人说媒,然后择时男方去女方“看娘子”,若男女双方都有意,就再由女方到男方家进行“访人家”,也就是看一下男方家境如何。回想自己年轻时三次“看娘子”的经历,着实感到幼稚可笑。

我是启东人。21岁那年,我在乡下一所学校教书。一天上午,学校有个同事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,她家住永和武陵村街上,约我第二天早晨去相亲。由于我刚参加工作,家境比较贫困,自己还没有一身像样的衣裳,本不想去。学校同事们知道我的心情,大家热情帮助:这个借给我藏青色毛哔叽帽子、咖啡色毛皮鞋;那个借给我八分新的服装……就这样,在领导与同事们热情鼓励下,我粗粗打扮了一下,就骑着自行车跟女同事去“看娘子”。

到了那家,女主人倒是十分热情,拉过一条板凳让坐下,并端上热气腾腾的炒米茶,告诉我俩说:“姑娘刚刚出去领纸板,稍等一下就来。”于是,我和单位同事坐在门口喝茶。

不一会儿,两个姑娘扛着一捆纸板姗姗而来。她俩都齐耳短发、中等身材,高矮瘦胖差不多。当她俩走近时,我顿感紧张地低下头。姑娘坐在我的对面,我也不敢看。大家静默一阵,我就起身告辞。走在路上,同事问我对姑娘印象如何?我就老实地说,两个人身高一样,不知是哪一个,再说她的脸儿我也没敢看。

又过了一年,春节刚过,我从上海回来,我妈告诉我,你学校徐老师的哥哥叫你去,说有事。不知什么事,我就骑车半小时到他家。他笑嘻嘻地告诉我,说是为我介绍女朋友。我说今天还没准备,身上的衣服都是旧的,要不过几天去?徐老师的哥哥为人十分热情,他说自己刚结婚,体形和我差不多,新衣服可以借给我。好,那就去吧。我更换好衣服,两人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。

不远,骑车20分钟就到了。这家是朝东屋,女主人很客气,我们一坐下,她就忙着炒花生。谁知女孩十分害羞,她背靠着房门一直站着,直至我们离去也没转身,我娘子没看到,看到的是朱自清的散文——背影,稍坐一会儿,花生没吃就走了。第二次相亲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

好像后来几年,上门说媒的人少了,父母着急起来,竟怪我不努力。26岁那年冬天,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。女方家原是我远房亲戚,虽说没往来过,但沾亲带故,我就大大方方在她家吃了中饭。她的言谈举止让我感觉不错,当媒人问我对女方印象时,我就点头默认。当时虽说关系确定,但恋爱几年,也很少见面;即使见面,也是孤默寡言,更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。这1980年代年轻人的婚姻,真是电影故事片《李双双》主人公孙喜旺说的——“先结婚、后恋爱”。

光阴似箭,沧桑巨变。笔者认为,我们这些人虽说比上一辈观念进步了不少,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束缚,在恋爱婚姻上过分拘泥于形式,因而缺乏相互间的交流。

不过!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恋爱,尤其是结婚、离婚,过于轻浮草率,我认为也是不可取的。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

找个更好的

◎鲍海英

婿,我就知道了。

每次遇见我家这个邻居,我总想绕道走。不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,而是这样优秀的男人,总让我开不了口。这样的男人,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邻家女儿这种思维方式的女人?

可我不能对这个邻居说。她托我的事,已经3年了。每次遇见她,她总能让我感到就像没有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那样,深怀愧疚。

终于有一天,听说单位同事阿明与妻子离了婚。我觉得机会来了。阿明身高1.8米,与妻子离婚后,带着一个5岁的女孩和母亲一起生活,他在单位混得不错,收入也高。于是,我试探着问阿明,他准备找个什么样的女人。

阿明听我介绍了邻家女儿的基本情况,说到是名离婚女士,他

马上找借口走了。

有些夫妻生活一地鸡毛,他们就以为,如果离了婚,应该会找到一个更好的。夫妻之间,如果一方有了这种想法,无疑就会加快婚姻破裂的脚步。我的高中同学阿梅,当初也是带着这种想法,和老公离了婚。阿梅想找个更好的男人把自己嫁了,但问题是那些男人也想找个更好的女人做老婆。婚姻的事,一旦精明起来,就很难一拍即合。听说阿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,过得很辛苦,后来不知怎么又同前夫和好,复婚了。

根据我的观察,离过婚的人,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再找对象时,不会感情用事了。有过前面婚姻的经验,他们会更理性,考虑得更周全,衡量得更仔细。不珍惜自己婚姻的人,以为离婚后就能找到更好的,未免天真了些。



三年

◎仇士鹏

我在外读大学,本来每月回家两天,加上寒假暑假,大学期间,完全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加起来最多也就一年。

可疫情把它们偷走了。

若父亲像同龄人的家长一样只有四五十岁,处在事业的成熟期,完全能跟上时代的潮流,并且家中是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着过日子,那么我即便是长期不回家也无大碍。

可我的父亲已经奔七了,独守着一屋的寂寞,一年的生活大多是重复着一天的日常——蹬三轮车出去、回来,吃饭,望望母亲的遗像,在手机里翻看我的照片,然后睡觉。

对他而言,思念远不是十几分钟的视频通话就能化解的,尤其是我时常会因为上课、开会等原因挂掉或者没接到他的电话,他就只能带着遗憾和想念睡去。和我视频通话了,知道我的冷暖、确认我吃过饭了,他才能安心,这一天才算是结束。

亲戚曾告诉我:“只要你回家了,哪怕你什么都不做,你爸心里都是高兴的。”

每次我回家,父亲都会提前到公交车站旁守着,紧盯每一辆进站的车,来回地搜索,直到发现我。他会踮起脚大声喊我的名字,又挥着手,生怕我找不到人。回家的路上,碰到熟人,他们总会问道:“今天生意好啊,这么高兴?”父亲也会大声告诉他们:“儿子回来了!”

那么,眼巴巴盼了一个学期,守着我回来的父亲,该如何消化疫情中我无法回家的消息,又该如何眼巴巴地盼着下一个学期,直到三年漫长地走过?疫情可真是经验老到的小偷,一出手就把最珍贵的东西偷走了。

上半年,写了篇父亲积极配合疫情管控需要,三轮车都不蹬了的文章,自我感觉不错。恰巧有编辑在征集抗疫的文章,我就发了过去。他却告诉我,他们的出版物所在的城市里早就没有拉客的三轮车了,不符合当地生活实际,所以无法选用。我突然意识到,在那些城市,三轮车早已经成为时代的纪念;只有在我那相对落后的老家,它才能苟延残喘。而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,父

亲的生意早就一落千丈,靠着老顾客的照拂才不至于喝西北风。可这疫情,把很多老顾客也偷走了。以前,父亲能清晰地背出从周一到周日,每天要接哪个人,现在老顾客们都尽可能地不出门了;以前吃早饭时突然叫三轮车的电话,再也没打进来过,父亲倒是能安心地吃完早饭了,只是他的笑容很明显地被偷走了——那个小偷还留下了黑脚印,深深地踩进父亲落寞的眼神里。

我想,等疫情结束后,家里那辆跑了几十年的三轮车应当会迎来它真正的退休。父亲已经老了,渐渐无法掌控笨重的三轮车。他曾想过会以怎样的方式与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告别,但他一定没想到会是以这样被动的方式。

或许也不能全怪疫情,它只是加快了个进程,撕下了我们遮在时间上体面的假象。

但,他还有我。会到一个时间点,他也不再需要牵挂、不再需要拼命了。那时我已成家立业,能够反哺跪乳,他那时能享受岁月的清欢、儿孙绕膝的清福。被偷走的一切,我会争取在他生命的日暮时分,全部给他。